简论《晶珠本草》的体例特点及文献价值

夏德芬

《晶珠本草》又名《药理学广论》(ཤེལ་གོང་ཤེལ་ལེང)，成书于1743年，是由著名藏药学家帝玛尔·丹增彭措历时20年左右的时间编纂而成的藏药学经典著作^[1]，为研究古代藏药学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。本文就《晶珠本草》的体例特点及文献价值进行简要论述，以求教于同行。

—

纵观藏医药史，其源头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初。松赞干布派大臣吞米桑布扎前往天竺求学，返藏后创造了藏文，为翻译提供了条件。随着佛经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，出现了一批造诣很高的翻译师和内容丰富的译著，相继翻译和著述的有《医学大全》(མཁན་དཔུང་ཚེན་མོ)、《无畏的武器》(མི་འཇིགས་པའི་མཚན་མ)、《月王药诊》(མཁན་དཔུང་མ་བའི་བྱུང་པོ)、《四部医典》(བླ་པའི)等。其中的前两者均失传^[2]，而《月王药诊》和《四部医典》被公认为现存最早的藏医药著作。

对帝玛尔·丹增彭措有直接影响的是《月王药诊》和《四部医典》。这两本著作的编纂体例主要是将藏医理论、疾病分类、诊断和治疗方法、药物等纂辑在一起加以论述，以医为主，以药为辅。而《晶珠本草》对前期藏药文献中所载内容既有继承，更有发展。

《晶珠本草》分上下两部。上部为歌诀之部，以偈颂体写成，对每种药的功效进行概括论述；下部为解释之部，以叙述文写成，分别对每种药的来源、性味、功效予以叙述，共收载药材2294种。^[3]它在沿用和保留历代藏本草内容的同时，增加了部分药物以及药物的加工炮制方法等，使藏本草药物介绍体例更加完备。首先，从药物性、味、功效的介绍方面，它保留了历代藏药书中所载药物及论药的旧体例，但具体内容上已有变化。如《月王药诊》、《四部医典》中虽然从理论上提出了六味、八性、十七效，但是没有对具体药物予以分别说明，而《晶珠本草》则一药

多论,药性介绍较全面,对每种药的味、性、效及其用法予以叙述,特别指出用药的注意事项等。对药物的加工炮制,历代藏药书中叙述甚少,而《晶珠本草》记载加工炮制类药共有82种^[4],并且对有些药物的特殊加工炮制法作了详细叙述。从载药的数量上看,《晶珠本草》不仅收入《月王药诊》中的329种,《四部医典》中的406味,而且增补到2294种。^[5]其次,从药物分类学角度看,《月王药诊》和《四部医典》有过一些对药物的分类,如《四部医典》把药物分为八类,即珍宝类、土类、石类、树类、汁液类、旱生草类、动物类等,而盐碱类药物包括在土类药物之中,没有分作物类、水类、火类药,严格说来,还没有达到真正的药物分类的水平。《晶珠本草》分类法不同于前者,它根据药物的来源、质地、生境、入药部位分为13大类,即珍宝类、宝石类、树类、湿生类、旱生类、作物类、动物类、汁液类、土类、水类、炮制类、盐碱类、火类等。^[6]这基本上是按药物的自然属性进行分类的。从《四部医典》按疾病的种类分类,过渡到《晶珠本草》按药物自然属性进行分类,是个重大的突破。《晶珠本草》的分类自成体系,与其它药学体系不同,至今在植物学和药理学分类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
上述表明,《晶珠本草》药物介绍体例具有完整性,是以总结早期藏本草论药体例的基础上概括充实而成的,是以医疗实践的发展和对药物认识的不断深入为基础形成的。在一定意义上说,这种论药体例奠定了藏药论药体例的基础,同时也是藏本草发展成熟的标志。

二

《晶珠本草》文献价值之高,为后世所公认。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,其原因在于:

第一是考证审慎。帝玛尔·丹增彭措治学严谨,孜孜以求,刻苦探索。他非常重视调查第一手资料,如:亲临青海东部和南部、四川西部、西藏东部进行实地调查,核实资料,并结合实际对历代藏医药书中的药物记载作了考证。对《晶珠本草》征引的资料往往是反复核辨,对每一种药物都记载别名和出处,有的药物引证的参考书和别名多达数十种之多。如“诃子”一名,引用了十余部书,四十余个别名。^[7]大量文献征引,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。

第二是突出民族特点。《晶珠本草》所载的药物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高原特色。特别突出产于雪域高原的特产,如绿绒蒿、獐芽菜、虎耳草、独一味等。有的则只产在海拔4千米以上的高山上,其中有雪莲花、榜嘎、紫苞凤毛菊等。^[8]这些都是藏民族单独使用的,而且具有上千年的用药经验。从分类角度看,特别突出珍宝类的药物,而且在藏族药理学的理解上,珍宝类并不限于宝石、翡翠、玛瑙之类,铁、锡、锌等也归入“珍宝”类。而动物类的分类更是特殊,它是按动物的躯体部位来分,主要是藏民族接触最多的牲畜,如马、牛、羊等。另一特色是重视用

药经验，如“独一味”在其他民族的有关记载中用得不多，而在藏药中，却把它视为“药中之王”，^[9]把藏族应用此药的经验记载得非常全面。

第三是保存资料。《晶珠本草》的编纂，前后历时20年左右，取材广泛，资料宏富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帝玛尔·丹增彭措对历代藏药学古籍进行了博览核实。据后人统计，从《月王药诊》开始，直到17世纪的著作他都广泛阅读，在《晶珠本草》中引入的著作达130部之多^[10]，堪称集藏药学大成之力著。这些被引用的医学古籍，有的已散佚，有的不知其名，正是由于《晶珠本草》的引用才得以流传至今。它在客观上起到了保存上述资料的作用。

总之，《晶珠本草》对早期藏本草学的发展，不限于论药数量的增多，更主要的是从多种途径探讨药物的作用，深化了人们对《月王药诊》、《四部医典》等历代藏医药古籍中所载药物的认识。这种由总结和充实而来的论药体例，展示了藏本草学研究的多种途径，代表了藏本草学编纂的最高水平。同时，它从宏观上展示了藏本草学各学派的源流关系，提供了审视藏本草的粗线条，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藏本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，是后世研究藏本草学不可缺少的文献。

注：

[1][3]毛继祖、罗达尚等译《晶珠本草》，上海科学出版社，1986年版。

[2][6]蔡景峰著《西藏传统医学概述》，北京：中国藏学出版社，1992年版，第5~9,79~83。

[5][7][8][9]蔡景峰著《中国藏医学》，北京：科学出版社，1995年版，第284、285、232。

[3][4][10]罗达尚著《藏药学史暨晶珠本草概论》，《西藏研究》1984年(4)，页102~16。

[本文责任编辑 安才旦]

作者夏德芬 女，藏族，西藏日喀则人，西藏民族学院图书馆馆员。(陕西咸阳712082)